

古代新疆汉语的历史足迹

张洋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两汉至南北朝, 汉语在西域取得一席之地。唐宋, 汉语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元明, 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可以不用翻译而“通汉语”了。清代, 汉语在新疆分布已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 古代 新疆 汉语 历史足迹

中图分类号: H1

文献标识码: A

新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塔吉克、俄罗斯等十三个世居民族。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里不仅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三大宗教的交汇地, 也是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这世界三大语系的交汇地。广博而又深厚的文化底蕴使这里成为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十分突出, 各民族文化交融又并存的文化及语言的百花园。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 也是新疆 13 个世居民族之一。在新疆以汉语为母语的有两个民族, 即汉族和回族, 据统计, 全疆总人口: 1963.11 万人, 汉族 780.25 万人, 占全疆总人口的 39.57%; 回族 87.63 万人, 占全疆总人口的 4.46%^[1]。新疆汉语方言就是新疆万紫千红的文化语言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

一. 两汉至南北朝——汉语在西域取得一席之地

公元前 138、119 年,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2], 汉民族和汉语就在新疆出现了。公元前 104 年, 汉王朝已在轮台设使者校尉, 率士卒屯田。前 60 年, 汉宣帝首次在西域设都护府, 从此, “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汉书 卷 70 郑吉传), 开始了中原王朝与新疆在“通”的总趋势下时交融、时对抗、时密切、时稀疏的联系^[3]。

都护府建立后, 新疆正式纳入了祖国版图。各级官员正式到西域走马上任, 屯田士卒的组织也健全了。从此, 新疆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汉语人群。当时, 西域“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 凡三百七十六人”^[4]。各国王侯等官职由汉王朝颁发印绶, 汉语自然就成了当时官方通行的语言。都护是西域的最高行政长官, 代表西汉政府管辖西域 36 国。都护有权征调各国兵力; 调节各国之间的矛盾; 帮助维持各国治安; 委任基层政权的官吏; 管辖驻军和屯田士兵; 还要对所属诸国的种族、政治制度、山川河流、道里远近等进行详细调查和记录, 并报送汉中央政府^[5]。都护府建立后, 分别在交河(今吐鲁番)、焉耆(今轮台)、楼兰(今若羌县附近)等处开辟了 9 个屯田区。入住了一批从内地来的屯田士卒^[6]。汉朝的和亲政策, 也让一批包括统治者上层的汉人成了西域的永久居民。汉公主细君、解忧离开中原时, 有大批随行侍从人员及护卫人等。这些都是当时为数不算少的汉语群体。到了西汉末年, 汉人已遍布天山南北, 在各屯垦区已形成汉族人小集中的格局。楼兰是魏晋前凉时期汉军在西域的屯垦重镇。“其上层机构几乎清一色是汉人, 下属机构中虽已吸收了部分非汉族成员, 但仍以汉人为主”。高昌、楼兰渐渐成了汉语言文化区, 楼兰就像内地的小城镇一样^[7]。

汉王朝每年十几次派使者到西域, 一次的人数“多者数百, 少者百余人”, 形成“使者相望

于道”的盛况^[2] 3170。使者团要完成使命，都护府要布政施令，西域各国要与汉王朝保持联系都离不开翻译。所以，汉、西域双方都把翻译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西域各国都配有专门负责翻译的最小一级行政长官——译长。地处要地的大国如龟兹、莎车、焉耆等设3——4个译长，小国如姑墨（今阿克苏）、尉犁等，设1——2名译长^[8]。《汉书·西域传》载：为了送公主去西域，“元康二年，上乃置官署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当时西域许多国王往往“遣其子入质于汉”^[2] 3179。各国王储长期居住京师，学习汉语言文化。一旦归来执掌国政，又是一支不可忽略的汉、当地民族双语队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成千上万的僧人也奔走在丝绸之路上。曹魏时的朱士行、西晋的竺法护、僧建、后秦的法显、智猛、北魏的惠生、宋云等，仅北魏去西域取经的僧人就有5千之多^[9]。汉王朝及西域各国的翻译人员，“入质于汉”的西域各国王储及来往于西域与中原之间的部分商贾、杂艺人等都是懂两种语言的人。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双语在西域慢慢成了气候^[10]。这些双语人在传播汉语言文字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的“汉祛二体钱”，即和田马钱，是公元1-3世纪古于阗国通用货币，该铜币就是汉文、祛卢文两种文字铸成的。

汉语在西域不仅仅是官方语言一种身份。不同角色的双语人群，双方的翻译队伍，生活在西域的汉语人群，都说明汉语在西域语言生活中已经取得了一席之地。

二. 唐宋——叶河藩王能汉语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活动就十分频繁。精通梵文、佛学、汉语的龟兹僧人鸠摩罗什在中原译经数十载，成果累累，驰名中外。突厥公主阿史那与北周武帝宇文邕成婚时，陪嫁队伍中有一个约二、三百人的龟兹乐舞团，其中有名闻遐迩的大音乐家苏祗婆及许多舞蹈家和音乐演奏家^[11]。当时西域乐舞在中原市井民众中就已广泛传播了。到了唐朝，“胡风热”在中原兴起。西域音乐舞蹈曾一度在长安占压倒优势。那时“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12]。大诗人白居易甚至在自己庭院中搭了一座毡房。胡风热也进入了语言文字领域：当时的太子承乾就“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唐朝有些汉人是懂得突厥语的。当时有一部供给学者使用的突厥——汉语词典。而且在唐朝的一些诗歌中，也表现了突厥民族对唐诗诗体的影响”^[13]。唐朝奖励移民实边，屯田规模、范围和人数都超过汉朝。高昌地区魏晋以来即为汉人世聚之地，唐时大批汉人迁入，新开辟了庭州三县，形成三州（北庭大都护府所辖庭州、伊州、西州）四镇（安西大都护府所辖龟兹、于阗、疏勒、焉耆）的汉人聚居区，汉族居民加上北庭三军及安息大都护府的官兵，军民共十万人^[4]231-239。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饺子与现在的饺子无异，当地维吾尔人至今还把饺子叫“扁食”，正是某些汉语方言的读法。西域有的地方政权使用汉、少数民族两种语言。如：于阗王入唐后的汉化色彩很浓。王名，如尉迟胜、李圣天，年号，如：天寿三年；记年法，如牛年六月十日；官方文字都是汉文、少数民族文兼用的^[4]274-275。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并“兼用胡书”。

在唐王朝恢宏大气的文化氛围中，不少诗人萌发了去边疆建功立业、施展抱负的雄心。在盛唐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边塞诗代表人物岑参曾两次来西域供职，写下大量奇丽壮美的诗歌。其中不少描述了大唐汉族官兵与当地少数民族交往娱乐乃至互相学习语言文化的情景。那时边事相对平静。中原官兵常常在一起“坐参殊俗语”。他们也琢磨不同文化的互相影响，发现了汉乐中竟然有西域音乐的成分：“乐杂异方声”。汉族与少数民族官员平时有公务上的联系，闲暇时也常在一起消磨时光。有时赌博取乐：“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有时聚饮欢歌：“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14]。可见当时部分汉族、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交往过程中有时也可以不用翻译了。“藩王能汉语”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代新疆汉语的使用范围已从纯汉族人、双方翻译人员及双语人扩大到了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这种语言文化现象并未因朝代更迭而消失殆尽。北宋的供奉官王延德受命出使高昌国时。发现那里保留有较多的唐代遗风；国内还“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节”，“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15]。

三、元明——藩酋出迎通汉语

元王朝在西域的屯田也是相当可观的,开辟了今吉木萨尔、哈密、和田、阜康、且末、库车、喀什、伊宁等8个屯田区,有军屯还有民屯。屯田者大部分是汉民,还有为数不少的回民,这些人都是操汉语的。

成吉思汗君临天下的蒙元,新疆境内有多种语言,除了官方使用的蒙古、波斯、汉3种语言文字外,还有回鹘语、察合台语、阿拉伯语等。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载:著名的道教教主丘处机奉旨于1221年抵达高昌王国北庭时,受到隆重而热烈的欢迎,高昌国王将他们侍为上宾,亲自奉酒。在这个维吾尔族国度里,邱处机看到了建于唐朝的龙兴西寺修饰一新,寺内两方唐碑供人们瞻仰,还存有一部大藏经。欢迎宴会上,侏儒、歌妓纷纷献艺,这些人都是祖籍内地迁居到高昌的汉人^[16]。元代,中原有一批精通汉文化的新疆籍少数民族人士。政治家廉希宪,军事家阿里海牙,文学家贯云石、丁鹤年、契玉立,农学家鲁明善等。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17]。普通人民中,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交融应该更普遍。十三世纪五十年代末,常德奉命出使波斯时,发现赛里木湖南面“有关曰铁木儿忸察,守关者皆汉民”。在阿里麻里(伊犁)一带,“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14](82)}。可见,明代新疆的个有些汉族人口占优势的地区,文化也占了优势。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风俗习惯都“颇似中国”了,语言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明代汉文回鹘文分类词汇集——高昌馆杂字中,阿拉伯语借词很少,汉语借词较多。有日常生活用品(壶、凳、茶)、花卉(莲花)、书写用具(墨)、官职(太师、总兵、千户)、汉民族神话中的动物(龙)以及其他词汇(功劳),甚至叹词(哉)^[17]。这说明,明代哈密、吐鲁番一带汉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较之以前要大^[18]。从曾荣的“藩酋出迎通汉语,穹庐葡萄酒如乳”“不用殷勤通译语,相逢总是旧藩王”等诗句可以看出,明代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已不只是唐代的“能汉语”,而是不用翻译,自己就“通汉语”了^{[13](68)}。

四、清代——汉语的分布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1 屯田——汉语人口的增加

清代在新疆的屯田规模和人数超过历代王朝,且名目繁多,有民屯、军屯、犯屯、旗屯、回屯等。清代大学问家,翰林院编修纪晓岚1768年谪戍新疆时发现乌鲁木齐已是“戍屯处处聚流人”了。纪晓岚在《民俗三十八首》之十六中说,“鳞鳞小屋似峰衙,都是新屯遣户家。斜照衙山门早掩,晚风时袅一枝花。其下自注道:“昌吉头屯及芦草沟屯,皆为民遣户所居”^{[13](83)}。这说明遣犯及其家属居住各城乡,已形成群落。巴里坤至今还有“流民遣犯在南街”的民谚。1886年,刘锦棠等人制定了《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各族军民来疆屯垦。“由公中借给籽种粮三石,置办农具银六两,修盖房屋银八两,耕牛两头,。。。。均按以二人为一户。并月给盐菜银一两八钱,口粮面九十斤。。。。共需借给成本银七十三两一钱”。对普通移民如此,对犯人也一样:“各省秋审监等人犯,签同妻室子女发新助垦,车辆口粮一并由沿途地方官拨资护送”。而且“一经拨垦,一切悉如民屯”。“于钱粮全完之年,即准入籍为民”^{[4] 542-545}。光汉族屯垦的就有民屯、军屯、犯屯三种。民屯基本上是举家迁入,军屯也往往有“携眷永驻”者,犯屯如前所说与民屯待遇几乎一样。三种屯垦都可携带家眷。清政府的优惠政策,生活环境的相对安定,北疆一些地区“地肥水饶”的天然优势,具有很大吸引力。于是,“关内汉、回携眷承垦,络绎相属”^{[4]547}。加上来新疆的各级文武官员、幕府文职及贬谪流放的官员,随军赶大营的商人等大量涌入,使得新疆汉族人口增加很快。大部分来疆者并不以新疆边远荒僻为苦。许多屯田士卒退伍后不回原籍,在新疆娶妻生子,扎下根来,成了永久居民。

2、野老钩辀能汉言——清代汉语的使用和影响

清代新疆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从上层人士到普通民众,对汉语都不陌生。上层人士与清

王朝汉族官员打交道办公务，迎来送往，自然要通过汉语，非正式场合的个人宴请、馈赠、游玩等也需要汉语与少数民族语的互译^[19]。相对而言，官方人士接触汉语的机会更多一点。所以上层人士一般都会讲几句汉语。清人萧雄的《新疆杂述诗·名节》中说“余久于哈密，闻其老王伯锡尔为人豪爽……每与总办公事操京都语音……”。萧雄在《才能》诗后自注说：“哈密札萨克，回子亲王府中台吉（一种官职）霍家蔑牙斯，气度自殊，能识汉文并中国算法”^[20]。少数民族平民百姓会说汉语也不是新鲜事。清代著名咏边诗人施补华，曾作为以广东提督总统河南嵩武军的张曜的幕僚来到新疆。他在龟兹城东面 70 里的托和奈山村发现“山童蹒跚作胡舞，野老钩辮能汉言”^{[14]（166）}。地处偏僻山野的老农都能说几句不太流利的汉语，城市居民懂汉语的程度可想而知。萧雄在《歌舞》诗注里记录了流传在哈密维吾尔人中的一首上半句维语，下半句汉语的民歌：“一昔克牙普门关上，契喇克央朵灯点上。克克斯沙朗毡铺上，牙弹杂喻铺盖上”。第一句中“一昔克”为维吾尔语“门”的读音，“牙普”为“关”的读音、“一昔克牙普”汉语语义为“门关上”。下面三句结构与第一句同，即每句前 4-5 个汉字是维吾尔词语的读音，后 3 个汉字是前面所说的维吾尔词语的义译。肖雄还发现，在哈密维吾尔人中流传的“拉骆驼一曲则全然汉语矣”^{[14]（249）}。那首用汉语唱的民歌“拉骆驼”在哈密从清代一直流传至今。阿衣夏姆·艾合买提 1993 年出版的《哈密》一书也用维语字母记录了它的全文^[21]。可见，当时维吾尔人歌舞集会时，除了唱纯维语的歌，唱维汉合璧的歌外，还唱纯汉语的歌。清政府专门开办了学习汉语的义学，有些维吾尔族青少年学习汉语传统的教育课本，所以才有了施补华看到的“巴郎汉语音琅琅，中庸论语吟篇章”的景象^{[14]（179）}。可见当时会汉语识汉字的少数民族平民也大有人在。林则徐贬谪新疆途中路过哈密，他在日记中说，那里的维吾尔人“其语与华言大异，然能华言者亦多”^[22]。这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汉语在新疆分布已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先后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移民，这与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1780 年前后，北疆片方言初步形成了。南疆片方言也应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23]。乾隆年间进士颜检在嘉庆 12 年（1807）戍乌鲁木齐时就已经注意到这里汉民的语言特色而“浏览采方言”了^[24]。

注释：

- [1] 新疆年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 新疆年鉴社 2006 年 1)
- [2] 司马迁《史记 大宛列传》中华书局 1975 3169
- [3] 张洋 西域诗歌与两种文化的交汇 新疆艺术 1997（2）11-15
- [4]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新疆地方史资料选辑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39
- [5] 薛宗正：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100
- [6] 赵予征 新疆屯垦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1 39-48
- [7] 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158
- [8] 热扎克《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38
- [9] 自治区教委高校历史教材编写组 新疆地方史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2 68
- [10] 张洋 古代新疆多语种双语的流向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3（2）
- [11] 王嵘 西域文化的回声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 16
- [12] 元稹（唐）《元稹集卷 24，法南诗》中华书局 1982。

- [13] 谢弗 (美) 唐代的外来文明 1995. 98
- [14] 吴蔼宸 历代西域诗钞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17-24
- [15] 钟兴麒 王有德 历代西域散文选注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82。
- [16] 杨镰 贯云石评传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 13
- [17] 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9 36 68
- [18] 胡振华、黄润华整理高昌馆杂字 民族出版社 1984 65 66
- [19] 张洋 西域诗歌与两种文化的交汇 新疆艺术 1997 (2)
- [20] 肖雄(清)听园西域杂述诗二册[M]王云五主编 丛书集成初编 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 24 年 12 月初版 卷三 55 页
- [21] 阿衣夏姆·艾合买提 哈密(维文)[M]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148
- [22] 周轩 《林则徐新疆诗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55
- [23] 刘俐李 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 [J] 方言 1993 (4) (1994《语言学年鉴》)
- [24] 星汉: 清代西域诗辑注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279

The History Footprint of Chinese in Ancient Xinjiang

ZHangyang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ies Study Center, Xinjiang University, Xinjiang, Urumqi, 830046)

Abstract: From Han dynasty to South-North dynasty, the Chinese had a role in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Chinese had been widen to upper circles of Ethnic Minorities. During Yua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the upper figures of Ethnic Minorities could have a good command of Chinese without any translation. In Qing dynasty, the spread of Chinese had a certain degree of depth and scope.

Key Words: Ancient; Xinjiang; Chinese; History Footprint

收稿日期: 2008 年 5 月 23 日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03BYY036)

作者简介: 张洋, (1945、11—) 女, 汉, 山东无棣县人。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维语语音及方言, 双语。出版专著两部, 《哈密方言研究》, 《汉维语音对比研究与维吾尔语语音析辨》。发表古代新疆多语种双语的流向、汉维语音对比研究方法初探等学术论文近 60 篇。

